

中篇小说卷

牢 味
女 滋

王梓夫

玉蝶狂舞，银
叶冰花，琼林玉
路苍鸾，疾呼
万马洒歌，还相
恨晚？立海拉
行得，劳燕终经
雪，却化作水流
月青山空映。

王梓夫自选集之二

中篇小说卷

女牢滋味

王梓夫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牢滋味/王梓夫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7

(王梓夫自选集: 二)

ISBN 7-5063-1057-0

I. 女… II. 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7620 号

女牢滋味——王梓夫自选集之二

作者: 王梓夫

责任编辑: 侯秀芬 王 元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11 千

印张: 17.25

印数: 00001—10100 册

版次: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57-0/I·1046

定价: 22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王梓夫 北京通州人，

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生命之光》、《大运河启示录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净化神圣的国土》、

《仇城》(合作)，中短篇小说《昨夜西风》、《蜜月日记》、《都市里的11种爱情》、《王梓夫小说选》，话剧《女儿行》(与锦云合作)、《夏威夷酒家》、《妃子楼》、《红河谷》及影视作品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。

王梓夫自选集之一

长篇小说卷 异母兄弟

王梓夫自选集之二

中篇小说卷 女牢滋味

王梓夫自选集之三

短篇小说卷 绝代佳人

目 录

女牢滋味·····	1
蝉 蜕 ·····	64
心 狱 ·····	94
你别让我失望·····	133
荷 魂·····	175
野 河·····	208
结义兄弟·····	261
审 判·····	316
无风无雨·····	353
在圆明园废墟上·····	405
天涯断肠人·····	461

女牢滋味

蛇儿睁开眼睛，感觉告诉她，她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可世界已经对她换了一副新的面孔。

四面是冰冷的水泥墙，身子底下是半尺高的水泥台，她们叫它大铺，也是冰冷的。大铺上拥拥挤挤地睡着二十几个女囚，她是最靠近里边的一个。她身边就是水池、马桶，这是女囚们排泄、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。湿漉漉的骚臭裹着她的全身，她恶心得一阵眩晕。监狱有监狱的规矩，凡是新来的人都要睡在这最里边，除非你敢跟牢头挑战。

突如其来的欢唱使她清醒过来，百灵鸟第一个跳到水池旁，没排泄，也没洗漱，却引颈高歌、手舞足蹈地迎接着新的一天。水池上面是个一米见方的小窗，用铁栏封着。值勤的战士们就在那铁窗上面巡逻。早晨的阳光筛下了一片橘红，百灵鸟几乎什么也没有穿。她的身材娇好得无可挑剔，皮肤光滑白皙，乳房丰硕挺拔。她扭动着腰肢欢唱着，发泄着青春的活力，也发泄着被压抑的欲望。

似乎是在有意地跟百灵鸟配合，晓晓又冲着牢门发泄起来。她穿着睡衣，光着脚，挥着拳头，拼命捶打着那紧闭的铁门，声嘶力竭地哭叫着：“开门，开门，放我出去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……”

百灵鸟唱着，晓晓哭着，唱和哭都如此地投入，组成了一种荒诞的和谐。

叶枝琼光着身子来到水池旁，默默地冲起了凉。在橘红色的阳光下，晶莹的水珠在她那光滑的肌肤上滚动着。她用两只手轻轻地揉搓着那一对美乳，微闭着眼睛，沉迷在一种自恋的冲动中。

翠翠扭着细腰来到了铁门前，把哭叫着的晓晓扒拉到一边。晓晓立即安静下来，胆怯地看着她。翠翠在进来前是个妓女，蛇儿不明白晓晓这个杀人嫌疑犯为什么怕翠翠。真是一物降一物，监牢里净是怪事。

翠翠的声音甜得发腻，让人听了身上痒酥酥的。不知道男人听到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此刻，牢门外正好有一个男人。那是个扫院子的老伯，总有五十多岁了吧，长得高高瘦瘦的像个大虾米。翠翠自称每天都要有几个十几个男人伺候她，一会儿离开男人，她的皮肉就发痒。在牢里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身上沾不到男人。

这会儿，翠翠冲着扫院子的老伯发起了嗲：“田大叔，你过来，过来呀……”

扫院子的老伯朝这边扫过来。

翠翠改变了对老伯的称呼：“田大哥，你看我漂亮吗？你要不要我呀……”

老伯调过头朝回扫着。

翠翠急了，更加放肆地叫着：“别走呀，田田，我的田田，你是甜甜，我是蜜蜜，咱俩是天生的一对。过来呀，过来我给你‘打飞机’……”

看守过来了，挥着警棍冲翠翠吼叫着：“你要是再叫，我把你关进小号！”

翠翠真不愧是翠翠，她仍然用那肉麻的声音说：“干事，行行好，你就让我叫他两声吧，我保证不干坏事，这么长时间没沾男

人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求求你了，干事……”在牢里，管看守一律称干事。

干事不理她，她更加得寸进尺：“干事，给支烟抽吧，给支烟我就不叫了。”

干事转过身走了，翠翠扯着酸溜溜的嗓子唱起来：“哥哥你要走，就带我一起走，到海角，到天涯，我不松哥哥的手……”

蛇儿奇怪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以为关在牢里的都是一些蓬头垢面、丑陋无比的凶神恶煞。没想到，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年轻漂亮、聪明诱人的尤物。

牢房里突然安静下来，百灵鸟不唱了，翠翠也闭上了嘴。阿英站起来，看看这个，又瞧瞧那个，手里抡着一根宽宽的皮带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子今天身上不舒服，要打人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的皮带便落在了丽萍的脸上。丽萍那鲜丽的脸颊立刻被鲜血染红了。她一声都不敢吭，任鲜血在她的脸上默默地流着。阿英挥着皮带，又朝北京老太走去，北京老太急忙掏出烟来，一脸无耻的谄笑递给阿英。阿英在接过烟的同时，还是朝北京老太的肥腰赏了一皮带。

阿英是牢头，是这二十几个人的女皇。她想打谁就打谁，谁都得服服帖帖，她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。

蛇儿看着阿英朝自己走过来，浑身不由得悸动起来……

二

我只想坐牢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蛇儿是在海口人才交流中心的地下室里。曾几何时，海南岛这片蛮荒而神秘的土地，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开，便如同灰姑娘穿上了红舞鞋，一夜之间便成了倾城倾国的美色，令

数以十万计的淘金者、寻梦者、猎艳猎奇者和心怀叵测者趋之若鹜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实现和发展自我的雄才大略而来的，可等待他们的几乎又都是冷酷和无望。这些扛着大学文凭和揣着八斗之才的精英们，很快就发现了，在这片心向往之的土地上，不要说创造辉煌，连找张床板混口饭吃都非常艰难。于是，当地政府设置的人才交流中心地下室，便成了他们继续做梦的栖身之地。

蛇儿也像不少等待幸运女神的不甘心者一样，白天出去卖报纸，赚一餐两块钱一盘的扬州炒饭；晚上回到地下室不断完善着设计自己的方案。这种设计有如三年困难时期的精神会餐，用多姿多彩的白日梦来填补精神的饥渴。有人说想办公司，当总经理；有人说想自己办报纸、出书刊；有人说要承包一块土地去种芒果；也有人说要把海南岛当跳板冲出亚洲走向世界……

当人们问到蛇儿的时候，蛇儿说，我只想坐牢。

没有人相信她的话，都以为她在开玩笑。在这群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寻梦者当中，蛇儿被公认是个才女，又是个女性十足的女孩。这样的女孩听到坐牢二字，表现出失魂的惊叫才对。谁能相信她会坐牢呢？

蛇儿是来自西子湖畔的女诗人，诗写得缠绵婉约，表现出一种对爱的追求而不是对牢房的渴望。她来闯海已经是惊人之举了，她在一家报纸的文艺版当编辑。工作轻松体面而又受人尊重。且收入也不低。她长得不十分俏丽，可很有味道。这种味道提高了男人的品味，也更吊起了男人的胃口。因此，她身边追求者除了才子便是“款哥”，望而怯步者无计其数。放弃如此优越的条件，单枪匹马地来闯海，难道仅仅为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吗？她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。

坐牢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有人给蛇儿介绍去卖一种新报纸，说利大，可以对折。蛇儿跟着人进了一家私营的小旅馆，在一个烟

雾弥漫的房间里，坐着几个自命不凡的男人。他们办了一份所谓《海南丑闻报》，请蛇儿为他们当总发行。蛇儿拿起一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读了起来，越读越觉得不对味。上面登的所谓丑闻，大多是海南的总经理如何诱奸来闯海的女孩子。尽管是道听途说，可又多是真名真姓真故事。蛇儿觉得这报纸既不合法又无聊，便与他们争论起来。

蛇儿虽说是个很女人味的女孩，可她毕竟是诗人。好冲动，感情用事，又有为捍卫自我意志而献身的精神。那几个翩翩才子更是能言善辩，气吞山河。于是，正反双方越争越激烈，越辩嗓门越大。终于将夜间巡逻的公安人员招来了。

公安人员进来以后，见满屋烟气腾腾。几个男人围着一个女人粗脖子红脸，原以为是一起花案。问蛇儿，蛇儿说他们在为不同的观点争论。于是，床上那一大摞非法报纸便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，几个人连同那摞报纸便一齐上了警车。蛇儿本可以为自己辩护的，她没有，到了公安局收审登记的时候，她依然没说什么。这样，公安人员自然将她当成了同案犯。

她想坐牢，坐牢却原来如此简单。

三

阿英来到蛇儿的面前，看了看她。没有抡起皮带朝她的身上抽，却笑眯眯地问她：“新来的，你叫什么？”

蛇儿告诉了她。

“犯的什么案？”

蛇儿说是非法出版报纸。

“这么说你是政治犯了？”

蛇儿没言语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不属于政治犯，她似乎记

得中国的法律上没有政治犯。

阿英仔细地打量着她，不无嘲讽地说：“文质彬彬，干干净净，细皮嫩肉，是个知识分子对不对？”

蛇儿说自己是大学毕业。

“在家干什么工作呀？”

蛇儿说是报社的编辑。

“嗨，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呢！讲不讲卫生呀？”

蛇儿听不懂。

“我问你讲不讲卫生？”

蛇儿莫名其妙地说：“啊……那……那当然。我喜欢干净。”

阿英凶恶起来：“喜欢干净就得自己动手！你们这些人，在外面都是太太小姐地当着，有使唤丫头伺候着，到这里面，就得放下你的臭架子，你懂不懂？”

蛇儿依然茫然地看着阿英。

阿英用皮带指着晓晓：“喂，嚎丧鬼，别哭了，过来，把这只马桶刷干净。”

晓晓唯唯诺诺地朝马桶走过去。

蛇儿这才注意到，水池旁边放着两只木马桶。

阿英又用皮带指着蛇儿：“你过去，看着她是怎么干活。”

蛇儿默默地起身，走了过去。

马桶已经满满的了，里面除了屎尿，还有女人用过的浸着黑血的药棉花，以及卫生纸一类的污物。蛇儿顿时觉得一阵恶心，她强忍着，把目光移开了。

阿英的皮带挥过来：“看着，瞪着两只眼睛看着！”

蛇儿只好屏着呼吸看着。

晓晓提起一只马桶，打开角落里的一个铁盖，将污物倒进地沟里。然后，又到自来水的龙头下接水，弯下腰，却用两只手洗

刷起来。

蛇儿再也忍不住了，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张着嘴呕吐起来。她觉得背上火辣辣地灼痛，阿英的皮带第一次抽在了她的身上。

“把那只马桶刷干净！”阿英凶狠狠地命令着她。

蛇儿没动。

阿英挥着皮带警告着她：“别以为自个儿是个人儿似的，进来了就别想再当人！”

蛇儿无奈，弯下腰提起那只马桶，闭着眼睛往地沟里倒着污物。可当她来到水龙头前的时候，却怎么也不能把手伸进马桶里。

随着噼哩啪啦地响声，阿英的皮带一连串地抽在她的身上。她眼前一黑，便倒在了地上。开始她还觉得身上疼，疼得她大喊大叫。没想到，阿英是个虐待狂，她越喊叫，阿英抽得越起劲儿。到后来，她身上已经麻木了，只听见皮带刮风般地响，却不觉得疼了。好像皮带是抽在了别人的身上。直到阿英抽累了，才住了手。

蛇儿瘫软在地上，一动都不能动了。阿英用那尖尖的皮鞋朝她的胸口上踢着，命令她爬起来去刷马桶。蛇儿不动，她想反正打也挨了，马桶是不能再刷了。

阿英急了，高喊着：“你装死是不是？来人，把她装进马桶里，看她还嫌不嫌脏！”

阿英一声令下，呼啦啦跑过来一群人，有的拉胳膊，有的捆腿，有的掀起她的头发，把她的脑袋使劲往马桶里塞着。一阵恶臭灌满了她的心胸，她拼命地挣扎着，摆脱掉马桶，哭叫着哀求着人们放过她，甚至挣脱着人们的拉扯跪在了地上……

阿英终于发话了：“行了，剩下的活儿让她自己干吧。”

人们离开了，她仍然跪在地上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下跪，第一次像奴隶

一样地求饶。她是向马桶下跪，向马桶求饶。她已经感觉不到屈辱了，所有的屈辱都被钻心的疼痛代替了。阿英还在威逼着她，她明白她不能反抗，反抗只能招来更残忍的惩罚。她强挣扎着站起来，提起马桶，也像晓晓一样，把手伸进肮脏的马桶里……

她把这一切做完了，便躺在了自己的床位上，身上依然火烧火燎地疼痛。她不想哭，也不觉得委屈，她只是像僵尸一样默默地躺着。

我只想坐牢。

她耳边忽然又响起了这句话，她怀疑这句话不是她自己说的，是别人强加给她的，就像别人把她的头使劲往马桶里塞一样。

她终于明白了坐牢的意义。在这五米多高的水泥笼子里，你首先失去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做人的资格；你首先受到惩罚的也不是肉体，而是与生俱来的尊严。

四

蛇儿后悔了。

监狱可不是个随便进进出出的地方，进来不容易，出去更难。她想声明，想申辩，没有人理睬她。她进来一个多星期了，一次都没有被提审过。在海南，她又举目无亲，谁能救她呢？

她想到了一个人，在危难中，她首先想到了他。

蛇儿在初入文坛的时候，曾经崇拜过他，当时，她只知道他是北京的作家，叫王梓夫。她是通过作品认识他的，读他的书，看他的名字，蛇儿总以为他是位文坛长者。她给他写过许多信，都是以晚辈的口吻写给一个长辈的。她像崇拜父亲一样地崇拜他，也像迷恋父亲一样地迷恋他。直到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戏剧性地见到了他，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位文坛新秀。她吃了那么长时间的亏，

见了面便无拘无束，她失去了一位长辈，却得到了一个朋友，她觉得很划算。

她到海南以后，曾给他写过许多信，由于没有固定的地址，她一封信都没有回过。她不求他回信，只要她能写信。她需要的是倾诉，而不是帮助。长时间以来，她和王梓夫之间，就是这种关系，她总是单方面的写信，没完没了地写。她知道他在读，在认真地读她的信，这就够了。

现在，她可需要他的帮助了。

她伏在床上，给远在万里之遥的王梓夫写了一封求救信。

信写完了，她似乎觉得身上的伤痛也减轻了许多。

晓晓过来了，撩开她身上的睡衣，拿一条热毛巾，轻轻地敷着她身上的伤口。她心里一热，却没有眼泪，晓晓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。

晓晓长得娇小玲珑，鲜嫩的小脸蛋儿精细得闪着光泽，像个瓷娃娃。她是湖北姊归人，那里是王昭君的故乡。物华天宝，钟灵毓秀。这样一个招人爱怜的女孩千里迢迢来到海南，为的却是寻找自己的偶像。她爱上了一个诗人，是在那个地方出版过一本薄薄小册子的小诗人。诗写得平平，却有点儿风流倜傥。晓晓迷上了他，并为他献出了宝贵的贞操。晓晓的轻易献身抬高了那个诗人的行市，他觉得凭着自己的才华是可以随心所欲得到任何女孩子的。他根本没把晓晓放在心上，当朋友约他闯海的时候，他跟晓晓连个招呼都没有打，便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诗人把晓晓的魂带走了，失了魂的晓晓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拼着命来到了海南。她没有文凭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又举目无亲。求职无望，她为了能在海南站住脚并找到自己的心上人，只好忍辱到野村桑拿浴去当按摩女郎。

海南的桑拿浴，大多是藏污纳垢，供富人寻欢作乐的场所。为

了她的偶像，她像打狙击战一样艰难地守护着自己。女人就是这样，你越是降价处理自己，男人越是不屑；你若是固若金汤，反而会激起勇士们的征服欲和占有欲。晓晓很快成了另一个男人的偶像，他是个东北大汉，块头儿和体重超过三个晓晓。他不但有钱，而且是个情种。别人到桑拿浴都为的是寻找一时的快乐，他却是来寻找爱情。他像迷恋一件稀世珍宝一样迷恋上了晓晓。送给她金项链、宝石戒指、华丽的时装，晓晓硬是不为之所动，连嘴唇都不让他吻一下。那个东北大汉被感动了，帮助晓晓到处去找那个诗人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东北大汉终于为晓晓找到了那个诗人。当晓晓拿着东北大汉给她的地址敲开诗人的房门的时候，她傻了。诗人是腰间围着一条浴巾给她开门的，而在诗人那张大床上，却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的高大肥胖只有东北大汉才能配得上她，而她的年龄则足可以做那诗人的母亲……

这个强烈的打击使她痛不欲生。她不明白，诗人为什么抛弃了她去找那只老母猪，他就这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，自己作践自己吗？东北大汉告诉她，跟你相比，那个女人连老母猪都不如，可是她有钱。有钱的男人可以倚红偎翠，有钱的女人同样可以玩弄男人。这在富婆中很时兴，行话叫做“炖童子鸡”，图的就是吃个鲜嫩。

晓晓绝望了，绝望中的晓晓走投无路，终于投进了东北大汉的怀抱。东北大汉将她视为心肝宝贝，宠嬖有加，并答应与家里的黄脸婆离婚，跟她结为伉俪。

晓晓跟自己的偶像一起，总是言听计从、小心谨慎，生怕失去对方。可跟东北大汉一起，则备受娇纵，随心所欲，动辄就任性撒邪，可东北大汉就吃这一套，他觉得这才叫爱情，这才是女人。这天夜里，东北大汉要跟她做爱，她心里不高兴，耷拉着脸

不同意。东北大汉哄她、求她，她还是不答应。东北大汉有点儿耐不住了，说了句重话，其实也不算重，就说她“登鼻子上脸”。晓晓不干了，大光其火。跳起脚地跟他吵，还摔东西。越吵越闹火气越大，最后竟冲破东北大汉的阻拦，跑了出去。

一离开东北大汉，晓晓就后悔了。出了那个勉强可以算个“家”的窝儿，自己便举目无亲了。她只好又回到野村桑拿浴按摩女郎的宿舍里，想到了东北大汉对她的种种好处，自己无论如何不该这么任性，更不该发这么大的火。她盼望着东北大汉来找她，可东北大汉没来，她知道东北大汉也生气了。她想回去，可又放不下架子去认错。想来想去，她突然想到，自己的一条金项链还放在卫生间的梳妆台上，那是她昨晚冲凉时放在那儿的。那条项链不是东北大汉送给她，是那个诗人给她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。虽说很细，值不了多少钱，可她却一直戴着。尽管知道诗人如此残忍地背叛了她，她还是不把它摘掉。为这东北大汉曾嫉妒得把她带进了金店，你要什么随便挑，只要把那条细项链替换下来就行。她挑是挑了，回来便把新买来的项链扔进了首饰匣里，脖子上戴着的依然是那根细项链……东北大汉气也没用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认头了。

现在，那根项链还躺在东北大汉的卫生间里，她得把它取回来。至少这是个回去的理由，她知道，只要她一回去，东北大汉便不会放她走的。

天刚亮，被夜生活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海南人还在酣睡，晓晓便穿过冷冷清清的大街，来到了东北大汉的单元房里。门没有上锁，她一推便开了。她有点儿感动，尽管她有钥匙，东北大汉还是一直给她留着门，甚至坐在沙发上等着她。她没进卧室，直奔了卫生间，梳妆台上那条细项链不见了。晓晓想是东北大汉给拿起来了，抑或是把它扔掉了。东北大汉对那条项链一直嫉妒得